

# 意蘇態度與歐局

張仲秋

自英法土互助公約簽訂以後，可影響歐洲局勢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意大利內閣之改組，一件是蘇聯莫洛托夫之外交演說。前者似與英法有利，後者似與英法不利，不過兩者的目的，都是一樣，都要趁歐戰僵持之際，為自己謀利益；其影響，也將都是一樣，只能使歐戰局勢限於一隅，變成長期的拖。要想使歐局急劇展開，現在這權力已不在英法德手中，而在蘇聯與意大利手中。兩者任何一國與英法衝突，都可使歐局展開，而兩者間如果互相衝突，也有使歐局改觀之可能。

意大利自歐戰爆發以來，即宣佈本身中立，同時，又時時倡議和平，這時候，我們說意大利的態度，不是中立，而是待機。嗣後，意大利倡議巴爾幹和平集團，撤退阿爾巴尼亞與希臘邊境上的軍隊，與希臘商訂互不侵犯條約，我們就指出意大利要乘機建樹其巴爾幹霸權。英法土互助公約，本來是對付意大利的，但於公約簽訂後，意大利僅表示援護英法的意向，而未像今春英法倡議訂約時，那樣表示反對。這表明，意大利對於英法的行動，多少已有些諒解。

德蘇公約簽訂時，意大利即表示不滿，嗣後蘇聯瓜分波蘭，勢力擴入中歐，東歐，英法報紙，即努力宣傳大斯拉夫主義，與共產主義之蔓延，行將與意大利衝突。意大利這時，也在和平集團，局限歐戰不負對蘇作戰之責，所以，英法土公約中一切保障羅馬尼亞的條款，都是廢話，於是英法在巴爾幹退出，使羅馬尼亞不得不尋與國。因此，過去在南斯拉夫倡議下的和平中立集團，便為羅馬尼亞所歡迎。同時，在意大利勢力下的匈牙利，現既鄰接德蘇兩大貪心國家，也頗不安心，多少總得贊同意大利的中立集團計劃。這樣，使意大利所希望的巴爾幹威權，正如我們所說及的，已逐漸收獲其成果。過去，英法方面還有些反對，現在他們已無能為力了，並且為事實所迫，不得不予以支持了。

正在意大利國際地位日益加強，國際關係，日日好轉的時候，意大利內閣突然改組。改組的結果，據說，親德派都已下台，活動的青年派起而代之。英法的意見，認為莫索里尼更加強其控制內閣的力量，更將疏離德國，同時，因反對共產主義之名主筆，加入內閣，意大利將加強其反共態度。德國報紙，則因為齊亞諾沒有撤換，而認為軸心關係，不會斷絕。

實際上，英法德各方面，都是各就所希望而為之論斷。據我們看，意大利在最近的將來，既不會疏離德國，也不會過份接近英法，莫索里尼，仍然是沉靜觀變，努力與各方修好。意大利的中心目的，還是在局限歐戰，自承為反共老將的前提下，作他自己的活動，建樹在巴爾幹的意大利霸權。同時，他將以反共，博取巴爾幹諸國的同情，他也將以反共博取英法的同情。莫索里尼更或者希望自己可作將來反共的領導者，到適當的時機，他或許以反共為口實，而設法中止英法德三國的戰爭的。這種態度，現在雖未必為英法所歡迎，德國所同意，但在戰爭僵持，雙方都無力迅即結束戰爭，而雙方都在戰時重負之壓力下，也許會有回頭是岸的那一天。

因為意大利態度的表面與英法妥協，所以希臘與意大利的互不侵犯條約，也將近簽訂，土耳其與意大利的關係，也將改善，英國也與意大利簽訂商務協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看到地中海的平靜，那時節，戰後的西班牙，也或許可與英法改進關係，意大利的殖民地開發，也或許可以得到英法的援助。意大利的領土要求，也或許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

意大利的態度，既如上述，我們說及蘇聯。

蘇聯自瓜分波蘭以後，因為希特勒的縱容，更逐步將波羅的海諸小國壓迫為保護國。現在蘇聯又玩弄選舉，公決的把戲。西烏克蘭，本來是反對蘇聯的大本營，現在也繼西白俄羅斯之後，投票贊同與蘇聯合併了。莫洛托夫對這些事，怎樣辯護呢？他說：

「紅軍開入西疆之後，深受人民歡迎，彼等認吾軍為助其擺脫波

蘇聯紳地主資本家之解放者。

此語海軍根據地及飛機場及派駐各處加以保護之定額紅軍，不足以保障蘇聯邊疆，並將保障各該波羅的海國家，因而對於和平之維持及人民之利益，亦屬有利」。佔人領土，而說人民歡迎，夷鄒國為保護國，而自稱為保障蘇聯邊境，維持和平，還或什麼話？

對於蘇聯向芬蘭提出的要求，莫洛托夫的飾詞是：

「吾人向芬蘭提出之建議，極為公允，且此種建議，亦為保證蘇聯安全及維持蘇芬關係之最低限度辦法。……吾人更建議芬蘭，請求解除芬芬邊境之防禦工事（在加里利亞地峽），並聲明此舉必將裨益芬蘭國家，……吾人殊不信芬蘭政府將覓尋某種藉口，而阻撓目前所建議之協定的成立。蓋此種舉動，實違犯蘇芬友誼關係，且對芬蘭之危害亦極鉅大。」

為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令芬蘭割讓領土，撤除防禦工事，同時還聲明與芬蘭有利，這成什麼話。強迫之不足，更加之以危脅，這便是「維持和平」的國家的辭令。

對於土耳其，蘇聯因未能控制得住，也發出恫嚇之詞，莫洛托夫說：

「土政府決定使該國命運與目前大戰中歐洲一肯定交戰團體相連繫……如此土國已肯定放棄慎重中立政策，加入擴大歐戰之是非關……將來土耳其是否後悔，吾人將不加預測。吾人僅必須記取吾鄰國外交政策之新因素，而對事件之發展，密切注意而已。」

對於美國，莫洛托夫大肆其詆罵之辭，當因美國尚有些正義感的言論。對於日本，莫洛托夫謙恭有禮，努力表示其有與日本商討商約的誠意，這當然又是蘇聯為自利，為在西方使用強力而安定東方的政策。總之，這一切，尚不算什麼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蘇聯對於歐洲的態度，德國希望他可積極援德，英法方面則尙擔心的希求蘇聯轉變，現在各國都失敗了。

在莫洛托夫眼中，現在的歐戰的責任，在英法方面。「英法主張繼續戰爭，反對和平」，所以歐戰繼續下去的責任在英法。英法的戰爭，絕不是為「維護民主」，而是為其「廣大殖民地之物質利益」，

「英法統治階級惟恐喪失世界霸權，方決計對德作戰」，因此，現在「假借為民主作戰之假面具，以進行毀滅希特勒主義之戰爭」，「帝國主義性質，已屬顯然」，「實不但毫無意義，且成為罪惡」。這些話，本來有些真實。但是，蘇聯既知其「無意義」，且自己又愛好「維護和平」，最初又何必努力挑撥戰爭呢？蘇聯，自然不肯說明，但我們知道蘇聯是久已希望歐洲可有這樣一次戰爭的。

莫洛托夫，把過去共產黨替共產主義辯護的詞句與理論，都一齊的搬出來替希特勒辯護。他說英法「對德宣佈一種思想性質之戰爭，與古代之宗教戰爭相類」，這樣，他把過去英法反共，現在反德的戰爭，連絡起來，都稱之為思想戰，從而也想藉此說明共產主義與國社會主義合流之合理。鬼辯之技，可謂登峰造極。

對於德國，蘇聯僅表示將支持其和平運動與發展經濟合作關係，莫氏說：「吾人志願支持德國覓取和平之努力，同時並願協力發展兩國經濟關係，使雙方均蒙其利」。這一點，在英法看來，是蘇聯支持德國，而德國恐還未能滿意。

對於英法，莫洛托夫之詆罵之辭，已然使英法的幻想，為之消失，不過，他仍然聲明對戰事守中立，也就是說蘇聯尚不準備與英法衝突，而只是希望以中立的假面具，支持德國的姿態，努力覓取他自己

X X X

對於意大利，莫洛托夫大肆其詆罵之辭，當因美國尚有些正義感的言論。對於日本，莫洛托夫謙恭有禮，努力表示其有與日本商討商約的誠意，這當然又是蘇聯為自利，為在西方使用強力而安定東方的政策。總之，這一切，尚不算什麼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蘇聯對於歐洲的態度，德國希望他可積極援德，英法方面則尙擔心的希求蘇聯轉變，現在各國都失敗了。

在莫洛托夫眼中，現在的歐戰的責任，在英法方面。「英法主張繼續戰爭，反對和平」，所以歐戰繼續下去的責任在英法。英法的戰爭，絕不是為「維護民主」，而是為其「廣大殖民地之物質利益」，

如果意大利在巴爾幹的計劃成功，而蘇聯又想向這方面伸其魔手，歐洲局勢，或許有新發展，否則戰場上是拖，外交戰方面也是「拖」。僵局，依然不能展開。

# 歐戰第二月

吳無吾

本來，殺人技術的高度發展，就可以防止戰爭的爆發，戰爭以前與以後的聯盟與陣線之可以建樹起來與否，也可以決定戰爭能否爆發。

這一次歐洲的戰爭，本身先已受殺人技術的限制，使之不能趨於激烈。我們看一看英法德各方面的空軍，始終相互間似乎有默契似的，互不轟炸。只是這一點，已然使我們旁觀者，對於英法方面所宣傳的戰爭決心，發生了根本疑問。陸地上的戰爭，也正一樣，雙方都對那精心編構的防線，馬奇諾防線，與西格非防線，發生胆怯的感覺。

再者，英法方面，要真正予德國以嚴重的打擊，東西兩線，同時作戰，是必要的，但是英法於未能獲得蘇聯援助以前，即行宣戰，事後，又不肯努力援助波蘭，導致波蘭於開戰後兩禮拜內，即趨於傾覆。這以後，英法方面，仍沒有什麼新的外交活動，可使之重新建立東線，因此，也不能給予德國以致命的打擊。聯盟未建樹起來，更使此次歐戰爆發而不能激烈。

英法方面所自己宣傳的，是他們將努力封鎖德國。現在德國的二千餘隻商船，已被迫停航，只有設法賣與蘇俄。這些還只是宣傳，還不算戰爭。戰爭而在另一方面，這只是鼓勵國內人心，引誘外國人民的同情與援助。

兩個月中的默戰，主體尚不是戰場上的戰鬥。宣傳戰雖然活躍，這只是西線平靜無事時的戰景點綴，真正戰爭，是在外交戰方面。

就第二個月戰場上的戰鬥來看，自波蘭境內戰爭完畢，德蘇瓜分波蘭已行完成以後，希特勒立即將東線大軍調到西線，於希特勒和平建議，被法國英國相拒拒絕以後，德軍即開始行動。這時候，法國軍隊，立刻就將在上月中進佔的德國土地，逐步退出。他們的理由，是馬奇諾陣線，易於防守，在德國境內，鞏固陣地，反而不易。這一點，充分表示，法軍現在還沒有決心進攻西格非防線。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

據說，法軍總部估計，要想突破德軍的西格非防線，至少需犧牲一百萬人。他們鑒於上次大戰中人口損失之大，所以，法國方面歷來

的戰略，便是絕不進擊，只是等待德國來進攻。在目前，法國人口增加的比率，在歐洲是最低的，達拉第總理獎勵人口增加的結婚貸款法令，實行不及一年，成績還談不到話，因此使法軍總部，更不肯以全國人口為戰爭的犧牲。英國軍人，則將此事，委之於天氣，他們說：「英法聯軍，因天氣惡劣關係，本年度中，將不舉行大規模之進攻，須待至一九四〇年春再行大發動」。

德國方面，雖然有許多別的理由，當也由於馬奇諾防線之難攻，而不肯進入法境作戰。自然，德國政府直到現在還沒有宣布對英法戰爭，又是一個理由，德國準備拉攏法國，單與英國作對的政策，也使他不向法境進攻。

西線的戰事，是這樣無生氣的拖下去，實際上。全部陣地，也在大雪掩蓋之下。於是英法方面的宣傳戰，又活躍起來。他們首先宣傳德軍集中於瑞士邊境，行將沿瑞士邊境進攻法國。但是這消息，不久便被瑞士否認了。其次他們宣傳德軍集中於北海沿岸及荷蘭邊境。準備經由荷蘭去進攻英國，陸軍由軍艦飛機運送，去進攻英國，這一消息，因英空軍之能至柏林再回轉來，更使英國人為之心悸。不過，近來的事實，尚無可以證明德國有此意向的企圖的。

德國戰略，似是仍以宣傳和平為主體。其次是將法國與英國分離，對法表示好感，集中力量以宣傳攻擊英國脅迫法國作戰。在海上，則利用潛艇軍艦襲擊英國商船。據說兩月中，英商船被擊沈者，已達百五十餘艘。最近德國的兩隻袖珍艦又出發到大西洋與太平洋中去活躍去了。英國方面，也正努力去搜索德國潛艇。這是海上戰爭的概況。

在歐戰第二月中的外交戰爭，先以希特勒的和平建議開始。他以會場中演說的方式，提出他的和平條件。他聲明波蘭問題，惟有德蘇兩國有權利，別人不能過問。對於世界一般的和平問題，他認為應修改凡爾塞和約，予德國以殖民地，發展國際貿易及交通，改組市場與通貨，廢除貨物交換與自由貿易之障礙，各國縮軍以保障和平及建立國際間之安全情緒。法國總理達拉第，聲明因為希特勒的建議，並沒

有放棄稱霸歐洲的企圖，同時亦未使法國有最後的安全保障，所以他「以法國民族之名義，重言申明，使人決定繼續作戰，直至獲有最後的安全保障為至」。這樣，他拒絕希特勒的建議。張伯倫則聲明不欲拒絕德國在歐洲佔正當的地位，但這個德國，不是希特勒的德國，而是一個「與其他各國和好信任相處」之德國，這樣，張伯倫使他的演說，與開戰時宣言連接起來。不過，對於英國作戰的目的，則已由「打倒希特勒主義」之積極攻勢，變成「保衛自由」的消極守勢了。

在英法兩國國內，和平運動，到處抬頭。法國共產黨之主和，因蘇聯態度之令人厭惡，而使達拉第着憤，於是先解散共產黨，終且對於共產黨員，加以逮捕。英國國內老政治家如勞合喬治，文學家如蕭伯納，及其他許多知名學者，也都主張和平，主張應考慮希特勒之和平提議，勞合喬治曾組織一委員會，專門鼓吹和平。蕭伯納曾提議召集一國際會議，將張伯倫除外，以討論恢復和平的辦法。英法兩國國內，對於希特勒和平提議與政府拒絕其提議的反應，約略如此。

在國際間，本來傳說蘇聯與意大利都將響應德國的和平提議，但意大利，遲未表示，蘇聯亦僅以英法如拒絕以希特勒建議，作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則戰爭責任，應由英法負之，來消極的罵英國一頓。

X X X

英法德方面於和平建議的前後，外交的主要活動，都是對蘇聯的。德國方面懷他人之懷，將波羅的海諸小國，一齊劃為蘇聯勢力範圍，並且日耳曼人，要逐漸成批的退出該地。這樣，蘇聯先壓迫愛沙尼亞，訂立互助公約，把後者夷為附庸，因公約允許蘇聯駐兵於愛國境內。權之壓迫立陶宛與拉脫維亞，二者也變成他的保護國了。蘇聯更貪心的向芬蘭提出要求。這個小國先得到美國的聲援，次得到斯干狄亞，德國方面另外的希望，是希望蘇聯以壓力加諸土耳其，使土耳其與英法隔離，接近蘇聯。這樣，土耳其本身可危脅到東地中海與近東。德蘇呼應起來，可囊括巴爾幹。但是蘇聯失望了，他未能使土耳其與英法。土耳其只是答應英法土瓦助公約中，土國不担负對蘇聯的義務，以求蘇聯諒解，蘇聯在漁利政策尚未得到滿意的收穫，也使德國失敗了。

英法方面，雖訂定了英法土公約，但未能使蘇土間有一平行條約，也可說是失敗了。英法方面，現在還努力拉攏蘇聯，希望蘇聯可不與德國合作，所以英國先與之有換貨協定，次之有貿易談判，不過不是易於成功的，並且即使成功，與英法建立東線的計劃，也相去甚遠。因為將來可攻擊羅馬尼亞的，是蘇聯，而不是德國。土耳其既不參加對蘇戰爭，則英土公約，實與英國保障羅馬尼亞，沒有關係。所以，英土公約之簽訂，實未能改變英國在東歐的地位。因土耳其不敢得罪蘇聯，於是受蘇聯危脅的巴爾幹諸小國，土耳其因地位日趨低落，也就不敢以領導者自居，而英法又是無力的，這樣，自然強使他們到意大利懷中，這正是意大利所希望的。近來巴爾幹小國之和平集團組織之呼聲，雖表面上由南斯拉夫自動發出，實即意大利的意思。意大利將以反赤化者的姿態，挺身而領導巴爾幹，那時節，土耳其因不敢與之爭，英法也只有加以鼓勵，因為這樣，只少是可以對抗蘇聯與德國的。英國，在最近，已開始拉攏意大利。英土公約，雖在提議時，使意大利大感不安，但條約簽訂前後，經英法的解釋，意大利也就加以贊同。更加意大利將與希臘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意土關係，行將改善，東地中海的平安，是不會成什麼問題的。意大利內閣之改組，親德派之去職，與意大利駐英大使之宣布法西斯主義，以反布爾什維克起，終不背棄其主張，更可使英國安心，更可使英國希望的由意大利出面來在巴爾幹作反蘇先鋒的事，易於完成。那時節，意大利縮小歐戰範圍的希望也就達到了。

因此，歐洲外交戰方面，雙方都集中力量爭巴爾幹及近東，但是雙方都未成功，巴爾幹，落到意大利手中，土耳其因與蘇聯未能妥協，只簽訂了英土公約，反使之在巴爾幹的地位，因有所顧忌，而趨於低落。英法方面。只是空歡喜了一場。美國中立法修正案之可以通過，雖可鼓勵英法作戰，但這兩國實際上是不願作戰的，美國的於萬一的援助，他們固然希望，但究抵不過他們在歐洲的外交陣線之佈置，來得有力，現在英法，德蘇外交都失敗了。

據說，蘇聯莫洛托夫最擬發表演說，宣佈蘇德軍事同盟，蘇聯的和平攻勢。如此，則歐戰第三月的外交戰，或要比第二月更活潑些的。那時節，蘇聯的動態，與意大利的向背，以及遠東方面的外交活動，都將日日重要了。

# 抗戰期間共產黨行動及其理論之剖視

審禮

共產黨在戰前已經偏廢一隅，殘餘無幾，但到西安事變之後。共產黨一方面挾持着蔣，同時又挑起了中日戰爭，這時牠的氣焰，重複膨脹起來了。過去我們曾經檢討過共產黨，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是俄國的共產主義理論和中國貧農階級的混血產兒。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長成，自然工人無產階級更沒有成熟，而且就經濟方面而論，

中國的產業沒有發達，根本需要用生理的方面來造產，而不是因了生產過剩，需要用暴力的革命與階級鬥爭來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生庫關係，以求分配的平均。所以共產主義的理論，並不是依存於中國社會基礎之上的東西，而貧農階層，更不是共產主義推行的動力，中國社會經濟既沒有共產主義的實質基礎，共產黨在過去十餘年來的盛衰狀況便是這樣！

(一)由於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共產黨隨同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對封建勢力加以掃除。這時共產黨附屬於國民黨因而有牠一時的發展。民十五，十六，幾年間在湘鄂贛等省的發展便是其例。

(二)共產黨雖然隨同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但中途對於這一歷史的任務叛離，並陰謀推行盲動政策。所以一到國共的壁壘分清，

共產黨便失去了掩護。而不得不出都市轉入于鄉村中去，結果是與貧農結合，而形成同歷史上流寇式一種的類型，這是由中國的社會條件決定出來的。清共後共產黨的活動，便是朝着這個趨向。

(三)國共壁壘既清，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勢力的膨大，逼着共產黨的勢力使其日趨縮蹙，結果共產黨自伐的所謂長征，實際是無可奈何的逃竄。

以上便是十餘年來共黨活動的大體經過。現在我們要問：為什麼

共產黨依附于國民黨，拋棄無產階級革命參加國民革命而與？一到陰謀揭露，國共壁壘清楚之後又轉與為敗呢？這可以說：完全是由於中國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使然。歷史是不會錯的，中國沒有推行共產主義的社會物質條件，共產主義自然是沒有牠發達的基礎。共產黨也，自是必然的事情。

現在我們要進而考察在抗戰過程中，共產黨在行動和理論方面又是怎樣的動態呢？

第一在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共產黨並無堅決獨立的行動。事實上在抗戰方面，牠只盡了搖旗吶喊之力，在搖旗吶喊之中，牠還暗地進行分化國家民族團結減低國家民族力量的謬謬宣傳。牠的沒有力量而只能隨着國民黨的後塵這一事實，即共產黨的自身，亦不能不自行招認，所以共黨首領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上報告也不能不說：「抗戰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話。但如果牠的行動真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而服從國民黨的指導以爭取民族國家的解放，自然是一種正確的行動，但無如表面雖然表示服從，但實際的行動是反動的。

第一爭取中國國家民族解放的前提是內部需要有一個堅強的統一的，因為健全的統一是近代國家一個必要的條件，但共產黨在陝甘的特殊組織始終沒有放棄，而且隨時隨地在陰謀擴大牠的地域和組織，這是阻礙中國走向統一的道路，這樣，共產黨倡導的所謂「人民陣線」「聯合戰線」「統一戰線」事實上只是掩護牠的反動行動的幌子，實際上是要減低民族國家對外的力量的。

第二是共產黨雖然宣稱擁護國民黨，但實際的行動是破壞國民黨

的。牠的策略是：高唱擁護最高領袖，企圖挾持他并使他虛懸於上，以便從其下遂行挑撥離間之實，於是在主戰主和以至一班的政治外交問題上面，共產黨不但都只尾隨第三國際的餘暉，並進而竭力製造使國民黨可以互相疑異疏離的空氣與事實，直接減弱國民黨的力量，間接便減弱國家的力量，使中國自身不能有獨立自主的政策，國家失去獨立自主的政策與國民黨力量的減弱，自然相對地可以增強其自身的力量。

這類行動，在在足以減弱國家民族內部的力量的，共產黨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外鎔的東西，牠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所以這類的行動，牠可以行之若素。

其在理論和宣傳方面，共產黨也始終不能在抗戰期中獨立地取

信於中國國民，所以牠必須拿三民主義的招牌來號召，無論牠的本意

是否如此，但牠不得不表示服膺三民主義不得不表示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這一點，却是事實，至少是上層的共產黨員與共黨正式發表的宣言裏面，曾經屢次表示過的，如一九三六年中共臨時代表大會通過「堅決實行三民主義」的提綱，在中共擴大六全大會裏面，毛澤東又重複報告說：

「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三民主義有牠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為同共產合作與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發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勝利的大革命又曾經因為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實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敗，現在則因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極端嚴重，全國人民與國民黨中愛國份子因而有兩

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理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與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的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將經過自己的黨綱與政綱，其黨綱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共產黨有自己

民主義有區別的，其民主革命政綱，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澈底，但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綱領，則是基本上沒有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在其他的宣言裏面，共黨也會宣稱：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本黨願為其澈底實現而奮鬥。」

但虛假的宣言只是宣言，共產黨始終沒有堅決的行動來證實他們的諾言，而且即就上述一類宣言的本身而論，對於三民主義與國民黨便有許多的曲解的污蔑。

第一，國民黨與三民主義自北伐以來的理論和政綱，却是依着客觀條件發展並建樹起來的，有牠的一貫性和歷史性，是不可分割的。但共黨却只割取本黨第一次及第二次的宣言以為掩飾。用心可以想見。

第二，推行三民主義與完成中國建國偉業，本來是國民黨唯一的責任，三民主義與國民黨二者不可分離。共產黨在十三年以前的加入國民黨，十五年至十七年間的叛離國民黨，以至於窮陝北再度服膺三民主義與國民黨的指導，前後變節的只是共產黨，國民黨仍然是一貫的態度，而共產黨却慨然說要求「國民黨同他們一起實行三民主義」，真是所謂「反奴為主」，極其污蔑與卑劣之技了。

在抗戰期間，共產黨頂着三民主義的招牌，藉抗日名義的幫助，牠的勢力確乎是廣大了不少，但這是不足畏懼的，只要我們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觀點和黨的立場上將共產黨所以能一時發展的原因取消，學着屈從新的辦法，共黨的勢力是仍然要歸於衰落的。

這有什麼方法呢？

第一是光榮和平結束中日戰爭，國家領土行政保持完整，使共黨無從假借抗日之名，號召力自然消失。

第二是國民黨堅決地站在自己的立場，在民族國家利益前提之下，須要戰而戰，須要和而和，對共黨的盲動政策毫不姑息和遷就。并嚴密三民主義的理論壁壘，使其無從假借以為共產主義的掩幕。其宣傳力亦必消失。這不是燒得可致的，需要斷民黨共同的醜覺，現在是時候了，我們不能再事猶疑。

# 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上）

白瑞光

三民主義自成一個哲學體系，因此有牠特殊的政治主張，恰如資本主義有代議式民主政治，共產主義有無產階級專政式的政治一樣。

三民主義是不可分的，但在便於研究起見我們標題爲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

民權主義主張直接民權以與代議式的民主政治相區別，民權主義主張全民政治以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區別，民權主義反對專制以與國社會主義的獨裁政治相區別，民權主義的中心主張是「權」「能」區分，以此與所有其他政治主張相區別，這也便是總理的發明，民權主義的重要特點。

關於權能區分，在總理全部遺教中已有詳細的闡明。他說有些人民怕政府權太大，權大了便容易專制而剝奪人民自由，但政府權太小又不能作事，不能替人民謀幸福。於是總理主張人民有權可以控制政府，政府有能可以放手作事。在權能區分的制度下，不怕政府權大，政府要作什麼便作什麼，但政府如果作錯了，人民有權立刻可以糾正他，政府總當作的不肯作，人民自己作了。人民決定辦不辦，怎樣辦法却完全委任於政府。近代行政是一種技術，非人人所能勝任，因此必須靠專家，用了專家又來處處牽制他，結果便不能成事。這恰如總理所舉開汽車的例子，坐車的人祇決定到那裏去，要幾分鐘就可以了。倘若處處干涉他，叫他走那條路，怎樣轉彎，怎樣駕駛，反不能達到目的。所以坐車的人決定了以後就不要再管他了，這便是坐車的人有權，開車的人有能，人民與政府間的權能區分和這個道理正好相同。

## 一、人民的「權」

人民的權也叫作政權，對人的政權有選舉有罷免，對法律的政權有創制與複決。選舉權的運用等於人民直接任用國家機關的組成員，罷免權的運用就是人民直接撤換國家機關的組成員，創制與複決是人民直接立法。因爲中國人民受了幾千年君主專制的壓迫，一但作了主人翁，一時不知怎樣行使他們的大權，總理便定下一個訓政時期，在訓政時期內訓練人民行使四權。到了憲政時期人民便可以充分發揮四權的功用以控制政府。但是，憲政時期四權的行使，究竟用甚樣的具體方式，便是下文所要討論的問題。

(A) 選舉權——選舉權是代議政制民權表現的第一方式。當然，任何主張民主政治者，都不能不採用這種選舉制度。關於那種官員須選舉各項規制均有不同，多數國家選舉元首，議員，及各級地方議會和自治機關組成員。總理明示吾人應選舉的官員如下。在中央有大總統（見自傳，革命方略）立法院委員（即代議士）同上。國民大會代表（建國大綱十四條），在省有省長（同上十六條）。在縣有縣官（自傳）這都是人民直接選舉的。還有一種間接選舉，就是由國民大會選舉中央政府官員（建國大綱二十四條）。這裏所謂中央政府官員究何所指，不可隨意推測，建國大綱這樣規定正是預備給實行時留伸縮餘地。但國府委員及監察委員由國民大會選舉在理想中，至於院長以下各部會凡有行政職務的均不宜於選舉，不待言。

關於選舉的限制，總理是主張普及的選舉的，他在文辭一再舉出「普通選舉」便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至於選舉人的年齡，國籍，無精神病，未受刑事處分等條件的要求爲各國通例，不能算作限制。

總理對於選舉人雖主張不加限制，對被選舉人却主張嚴加限制，這是很重要一點。對被選舉人的資格的限制是須經考試。他說限制選舉人的資格不如限制被選舉人的資格，在建國大綱第十五條中規定凡候選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均須經過考試銓定資格，自傳革命方略中更明白的說，「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他在五權憲法的講演中更舉例指出美國有選舉無考試的弊病來，我們看到民國初年參衆議員的懦弱情形益知候選人的資格有嚴格限制的必要。原來，對選舉人之不加限制目的在使全國人民人人有參加政治的機會，他們雖然不能每一個人親身直接處理國家政事，但每個人均有他選的代表，代表他的意見。在被選舉人則有不同，被選舉人是要有處理國事的能力與見識的，若是被選舉人都是無知識的人，雖則他能取得一般民眾的信仰，但是他沒有政治能力結果就會成為羣眾政治。例如最近全國各縣都有民選委員所組成的財政委員會，因為被選舉人沒有經過考試或其銓定資格的限制，所以選出的委員都是夙負衆望的本縣耆宿，某省某縣的財委會有一個鑿深水井的議案被堅決反對，反之重修魁星樓的議案却很順利通過了，這完全因為這些委員們都是老先生，他們對於深水井的衛生知識是沒有的，他們祇知道魁星樓關係本縣文風。又如某省某縣，以帆船為業的人民佔多數，他們舉出的財政委員會委員便堅決反對修建洋式碼頭，因為洋式碼頭修好了，便可停泊火輪，他們民船的生意將被奪去，諸如此類的被選舉人，因為知識缺乏而阻撓新政的所在皆是。反之，倘若被選人經過考試，便是鑑定他有相當的知識，那麼上例的弊病自然會剔除的。

其次關於選舉的地域代表制和職業代表制問題，無疑的總理已贊成了地域代表制，因為他主張每縣選出代表一人以組織國民代表大會，「縣」便是地方區域。但是民權主義是主張全民政治的，那便是選舉的代表應包括社會上各層級各農工商會各宗教各文化機關等各種職業以及一切利益相同的組織。現今社會組織中職業團體漸漸發達而

有力量，因為同職業之人其利害共同的關係比同地域的人為密切，而代表中更需要各界專門人才以應付複雜的立法或行政，這便是想把種種利害不同的選民意志代表出來非採行職業代表制不可。全民政治正有這種要求，因此民權主義者也主張職業代表制。但是中國政治社會沒有純然以職業團體為其構成之單位，所以職業代表制應與地域代表制混合採用。

其他關於選舉的形式自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不記名式投票為宜。如此才能充分發揮民主精神。

最後，關於選舉舞弊亦應設法防止。現行刑法雖有妨害選舉罪之明文，但純真事後懲罰在政治作用上效力極微，因此必須注意事前的防止。我國從辛亥革命以來，選舉的競爭大概都不正當。在歐美競選的人主要在其言論，由公開演說或在報紙上發表論文或電影夏講演，以表示他的政見，換句話說，就是表明他當選以後他對國事怎樣處理，對內對外採用甚麼樣的政策，拿他的政治主張換取選民的同情。固然，在歐美選舉舞弊也常見，但他們主要競選的方式仍在政治主張。贊成他的政治主張的便來投他的票。反觀我國許多種選舉競爭都是卑鄙醜惡，不是金錢賄賂，便以政治職位作交換品，威脅利誘，無所不至，最好的也不過是靠私人交誼私人感情作競選運動罷了，從無人以發表政見相號召，選舉的舞弊更數見不鮮。中國選舉最大的舞弊在選民拿不到選票。發選票的人即從中扣留，他即把票投入票箱。這種作弊的方法最妙而最徹底。在歐美各國像這樣公開的舞弊還不多見。尤其是兩年前的國大代表選舉，有假造選民的，有偽增選民名額的，及選舉開始，選票多半扣留不發，最可笑的是上級選舉監督公開給下級選舉監督人打電報訓令他舞弊，發給他當選人名單，叫他照單選出，下級監督選舉的，也不敢得罪上司，便如法炮製，這真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防止這種選舉舞弊最根本的辦法在提高一般人民知識水準，增進政治上公私的熱心，使選民知道自己防護其選舉權，更進而

由選民以羣衆力量監視並檢舉舞弊。在另一方面國家調查選民及核發選票，監督選舉均應由民衆參加，不應委付現任在職官吏，現任官吏可以利用其權勢壓迫選民，同時，選舉監督者與辦理選舉事務的人均須迴避本籍，而實行投票時令候選人前往監察最為有效。

(B) 罷免權——罷免權與創制權複決權都是直接民權。罷免就是召回，人民有選舉代表或官，必須有權召回他的代表或選出的官吏。現行代議制政治，人民都有選舉權推選代表，代表他的意見。但是這種代表在競選時的主張正合選民的意見於是便把他推選出來，等到他已作了議員或民選官吏時也許也任期終了以前變更了他的主張，那便是不能代表選民的意見，或者與選民的意見根本反對起來。在歐美現行的代議政制，選民對於這種變節的議員或官吏，除了等他任期終了不再選外，別無辦法。所以這種民主政仍然是虛偽的。反之，人民有了罷免權便隨時可以把他撤換，他如果畏懼人民的隨時罷免，那麼他必得時時刻刻以民意為依歸。這種選民對議員或民選官吏的罷免權，恰如責任內閣制的議會可以隨時投不信任票以倒閣是一樣的辦法。

對於那種人員可以由人民直接罷免呢？在瑞士諸州和美國各邦都以民選之議員及民選之官吏為限。但美國民選的官吏極多，法院之法官亦行民選，連帶的選民對法官也有罷免權，甚至非民選的官吏亦行罷免，這種制度弊端甚大，我們不能削趾適履的採用。總理遺教中所明示的罷免權有下列的分別：(一)完全自治之縣其人民對本縣之政治有罷官權，(二)國民大會對中央政府官員有罷免權。(自傳，建議大綱第二十四條，第九條)但是按照罷免權的本旨，凡民選的議員均可罷免，此為當然的解釋。如此則總理主張由人民選舉之立法院委員(即代議士)當然可以由原選區選民罷免，民選之國民大會代表，民選之縣官，省長及一切民選官吏都當然可由原選舉區選民罷免他。

總理說：「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罷黜之。」(自傳)本文前文主張監察委員應選任，則由國民大會選出，由

國民大會罷免理論自屬一貫，此又可作為當然的解釋。此外五院皆對國民大會負責，則五院院長又當然可由國民大會以不信任的理由罷免了。惟民選之總統是否可由選民隨時罷免呢？這到是一個問題。德國魏馬憲法規定總統之解職可由聯邦下議院提議，則總統便須退職，否則公民公決之結果如贊成下議院之提議，則總統便須退職，否則公民公決之表示，應即認為總統重行當選，這種情形就不議院的提案看是一種人民複決權，但就總統之退職與否看也是一種罷免權。但這種制度要求罷免在議會，人民無要求罷免權，却有決定罷免與否之權，與普通人民要求的罷免自異。原來國家的元首在未滿任期前，常常換人，則長期固定的政策不易實現，同時國本容易動搖，對外對內均不相宜。因此我們主張我國將來的總統任期延長，罷免時不由國民代表大會提出要求，同時限制以高度數額的罷免票，例原選民的三分之二贊成總統罷免者，總統才可退職是。

關於罷免的程序，是先由提議罷免的人在報紙或雜誌上發表要求罷免某官員的理由以徵求附議或連署人，如果不這樣但私人徵求之連署人已足法定人數者亦可。連署已足法定名額後即向專司罷免機關提出書面建議，然後再由該機關將原建議及理由書送達被罷免人，使其答辯，並將雙方主張理由均刊載於官報，再規定期間舉行投票。投票的辦法有兩，一種是單純投應否罷免的票，另外一種辦法是在罷票下面附印繼任人選舉票，那便是你如果贊成某甲被罷免，那麼誰可以繼任呢？即在附印之選票上同時選舉繼任人。但是這種選舉票普通是把繼任的候選人名悉印在上面，由選民自由圈定的。有的把被罷免人也列入繼任候選人內，因此便容易發生一種矛盾情形，就是多數票已決定罷免某甲，同時多數票又選定某甲為繼任人。所以這種辦法是不應採用的。我們主張採用後一種辦法以節省再行選舉的麻煩，但繼任候選人中應將被罷免人名除掉，倘開票結果罷免票上多數反對罷免，那麼所有繼任人的選票應即一律作廢，便沒有糾紛了。在這些罷免程序

中最重要的有一個公平的官營報紙，這個報紙上刊登雙方的理由，由主張者與反對者公開作理論上的鬥爭，以供給人民選擇的材料。一般民眾看了雙方所持的理由，他認為那一方面有理他便投那一方面的票。這是在法律統制下以言論為武器和平政治鬥爭，這才充分表現了民主精神，伸張了直接選權以濟代議政治之窮。

執行罷免的各種手續由什麼機關辦理呢？這也是一個問題。若是罷免行政官吏而由行政機關執行則不易公允，中國俗諺所謂「官相官，吏相吏」是。所謂執行如接受人民建議罷免書狀，送達理由書於被罷免人，定期投票，發票，監票，計算結果以及通知罷免等等都是。如由行政機關執行則行政機關因共同利益害關係可以利用這些手續以壓迫人民，左右投票。因此執行這些手續最好由人民自己辦理。我們主張以法律詳密規定罷免機關之產生，組織及職權，如果被罷免的是代表或議員則應由司法機關指導人民依法組成執行罷免機關，如果被罷免的是行政官吏應由監察機關指導組織之。如完全自治之縣由縣司法機關召集原選民推定若干人依法組織執行罷免機關，若係國民大會對中央官吏之罷免，則由國民大會自動依法組織之。總之一切罷官程序須用法律詳加規定。

罷免權之濫用可以減少官吏或議員的責任心，他們爲了不受罷免將敷衍苟安。罷免權運用不當足以影響行政上的固定政策，如爲責任分明計，官吏議員們便祇作短期內的計劃，而百年大計或長時期後始能收效的政策不易施行。如造林築港非幾年後不能收效，但在目前因妨害山柴，徵用民地對民眾是不利的，這類的政策是國家百年大計却容易被人民反對，人民反對政策便要牽連到對官吏的罷免，官吏爲避免罷免便易把這種百年大計拋棄了。況且罷免如果太容易，人民便會因淺見；私心，私仇而行罷免。因此必須兼顧罷免流弊的防止。防止罷免權的濫用可以參照美國諸州的辦法施行下列三種（一）共同提議罷免人或連署人名額的限制，（不足此名額的罷免案不成立）。

票高額的限制，投票人高額的限制均是（二）議員或官吏就職初在一定之短期間內不得提出罷免（如六個月內或八個月內，因在此就職之初之短期內還看不出他作事作的好壞自然不能罷免）（三）在一次任期內，對於一個官吏的罷免要求以一次爲限（如對某甲之罷免已因多數投票否決則在此次任期内不能再提出罷免案是。）（未完）

### 蘇聯對德國的貿易總值與其他各國比較如下：

	輸入德國（單位百萬馬克）				貿德輸入
德國（舊德國）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對中央官吏之罷免，則由國民大會自動依法組織之。總之一切罷官程序須用法律詳加規定。	六五·一	四七·四	一二七·四	三一·八	
（大德國）	—	五二·八	—	三三·六	
大英帝國	三五七·九	二三八·四	二四〇·〇	二二二·五	
（其中再出口額）	—	—	二〇二·一	一三四·〇	
美國	七六·九	六〇·一	一〇七·二	一七四·二	
比利時與盧森堡	六二·九	六六·四	三七·八	三七·二	
荷蘭	五五·四	四三·五	三〇·三	三二·〇	
法國	七二·六	四四·五	一一·三	一二·四	
瑞典	七八	一六·五	四·二	五·八	

# 中國政治及其改革

曾寒冰

「長期抗戰」與「抗戰到底」的口號，對於客觀事實是欺騙不了的，所以現在雖然是拖泥帶水的打下去，但終究要來一個和平結束的。我們一方面已經看到抗戰期間的一切困難，另一方面，我們也可想像得出在戰後百端待理的狀態中建設的艱難。在這些艱難的事業之中，政治建設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先說政治。

首先我們應該一考察過去的政治，過去的政治是怎樣的呢？

第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地方的軍事割據，中央的軍事獨裁。中央軍事力量比較強大，但未能完全克服地方軍事勢力，所以中央對地方軍事割據雖然有些剪伐，但大體都是妥協的，結果幾年來所號稱的統一，事實上只是一種分贊式的統一，帶着極濃重的中古封建的臭味，而非近代統一國家的體制。

第二個現象是政黨道德的低落，在軍事獨裁政治之下，政黨本來是沒有什麼作用的。但中國的特殊現象是：依附於軍事獨裁者的個人勢力之下而有政團的組織，這種政團的存在，沒有社會的基礎，而是對個人勢力的寄生，因此牠的政治活動，也不是對社會或某一階層的人民負責，而是對獨裁者負責。結果我們便只看到這些政團間的爭權奪利，沒有看見過這些政團拿任何種以民衆利益為前提的政策與國民公開相見。

第三個現象，便是政治機構的腐敗，這一現象，可以說是由上述兩個現象所派生出來的東西。第一是許多摃姆枝指揮，都為安插私人而設，或因為要容納妥協了的敵對者而設，使一班人都能「修繕袂而養步」，這一方面是腐化政治機構、使行政失其效率，另一方面便是使政治機構完全失掉因事而設的宗旨。第二是政治機構既成了獨

裁者安插私人鞏固個人權位的工具，所以用人方面便是請託賄賂，失去人才主義的原則。

要改革第一個現象，便須切實地推行民主集權制度，廓清地方軍事割據與中央軍事獨裁的局面。用民主的制度，使中國走上真正近代統一國家的道路，同時運用集權，使其能真正發揮近代國家的力量，民生集權是相輔相成的，這一事業，成為今後政治建設的第一目標。牠的實際的步驟是：

(一) 完成可以真正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如書及教育，改善國民經濟生活等，使人民在知識方面物質生活方面可以保證民主政治不會徒成虛語。

(二) 確立人民參政機關，容許在國家民族利益前提之下結合的任何黨派參與政治。

(三) 實施憲政，予人民以行使四権的充分權利，人民的權利義務，憲法明文規定，國家依法保障。

(四) 保障輿論，並促進其健全發展。

要改革第二個現象，主要的以能實施第一個政治改革為前提，因為民主政治真正實現，軍事獨裁政治便無法存在，依存於獨裁者私人權勢下的政團組織，便也無所寄生了。至於其他有社會基礎的政黨，如果讓其合理地取得法律的地位，則每個政黨要有前途，都需要拿基於國家民族與大眾利益的政綱政策，與國民相見，才能取得國民的擁護與支持。這個先行條件既經作到，剩下的便只是枝葉的改革。這樣，便自然有下列的結果：

(一) 每一政黨為着爭取自身的政治前途計，牠必須自動地健全自身

的道德，政黨的道德自然可以提高。

(二) 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之下，任何政黨如僅耽於權勢之爭，必不能存在。因此私人的黨派，自然要趨於消滅。

政黨道德提高與私人黨派的泯滅，反過來又可以鞏固民主政治的基礎，促進政治的愈益健全。

至於對第三個現象的改革，第一個方針，便是實行人才主義，實行的要着是：

(一) 設立各種專門學校，實事求是地以造育人才。

(二) 選拔人才，選拔的方法可分為：(一)公開考試，(二)負質薦舉，(三)勸行考績以定遷降陟黜，(四)超用優異，以資獎勵。

人才是可以由獎勵與培植得到的，國家政治的墮落，舉乎人才盛衰的關係頗大，所以以「人才主義」來代替濫用故舊朋黨的頹風，是政治刷新的捩點。第二個方針便是革新政治機構的系統，承上啟下的機關務求單純直接。政治機構的運用，務求技術化和合理化，在因事而設的原則之下，並使其能切實地擔負其事。

一切的劇烈的革命或改革運動都是應客觀實際的需要而產生的。中國客觀存在的政治實況，無疑地是阻礙中國走向近代國家的污況而必須加以掃除，我們知道：政治是具有優越的力量的。優越的政治，可為推進一切建設事業的動力，就中國的客觀條件考察，便萬分迫切地需要這樣的一種政治力量。

和平是遲早必然要實現的，和平實現之後，纏着的是百端待理，而政治的刷新和改革便是首要。詳細的方針，自然還有待乎研求，但大體上要不外首重上述的幾個要點。

## 戰禍延續通貨膨脹

### 國幣發行增加

本年六月比前年底激增倍半

「八一三」抗戰軍興、人民財產及鈔券等、燬於炮火之下者、不說凡幾、以是法幣流通、漸感缺乏、中中交農四行發行額、雖年有增加、但市面上需用現舞碼、仍頗殷切、日軍佔領之淪陷區內、人民貨物買賣、仍以法幣為主體、茲經記者、向中央銀行滬分行採訪最近四年來、四行法幣發行額增加數量如次、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底發行額為一、二四一、九六二、〇六四元、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底發行額為一、六三九、〇九七、七八三元、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底發行額為一、六二六、九九七、八三五元、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底發行額為二、六二六、九二九、三〇〇元、

## 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四）

（四）

C. J. S. Spriggo著  
戚遠譯

三年來在阿爾卑斯山的風雪裏，和荒涼日灼的高原上，耐心地忍受着一種消耗戰爭的幾百萬士兵與幾千將士，現在都回到家裏來了；有許多參戰的，預備使社會黨的目光，從戰事上轉移到一個新的世界去。不過正式社會黨的極端份子，不單對推動戰爭的人拔起了臉孔，連那許多參戰的，都是一派同仁。喜歡在什麼地方都着上軍服的軍官，（或許他們真的缺少改換的衣服），跑到痛斥戰爭的集會裏去，對他們採取敵視的辯論。喀維格里亞將軍（Caviglia）和阿爾勃利西將軍（Albrieti）在一九一九年正月與九月，分別召集了穿着軍服的軍官與士兵，教他們拋棄這種敵視的辯論。逃兵羣集到社會黨下面來。在休戰的時候，應該逮捕的逃兵，在一百萬以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政府批准了大赦令，這許多逃兵才正式得到一切公民的權利。有幾個逃兵，本來是反戰的信徒，所以他們即使沒有大赦，也可以昂起頭氣直揮壯的說，他們一樣的爲了國家真正的利益而努力的；不過許多純粹爲了疲勞而逃避戰爭的，則很高興與政府有種可以給予他們遮掩逃避的名義。有幾個或許已經熟練了報復他們以前在軍中強逼忍受的粗暴懲罰。

同時，那許多在一九一五年五月跟隨民衆，在人民喝采中中間宣佈參戰的國會操縱家，現在由熱心的參戰者看來，却從和會空了手回來。他們的確已經獲得了的里雅斯德，（Trieste）伊斯的里亞，（Istria）特稜提諾，（Trentino）甚至講德語的南提羅爾。（South Tyrol）不過那個新國家南斯拉夫，將一切南斯拉夫族的土地都歸併了，直至到阿得里海的東岸，這個打擊意國要求的計畫，竟被倫敦條約中的協約國接受了。這個新國家還要求將認意大利語的城市阜姆（Fiume）作爲南斯拉夫的海口，於是協約國又將哥羅西亞（Croatia）（前時是奧國的省分，現在則變了南斯拉夫的地方，）在倫敦條約上以業已明白割讓給南國爲理由，強迫意國放棄阜姆。倫敦條約上答應意國，如果碰上瓜分土耳其的時候，意國可以在小亞細亞分賦到一份土地；是等到土耳其的土地，證明意國不能利用；而英法得到了非洲德屬殖民地以後，又絲毫不肯拿出什麼真的有價值的「報償」的時候，以前推動戰爭，參加戰爭，希望能夠擴張國土的意大利人，都明白他們是給別國欺騙了。加勃里爾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給這種失敗激怒了，還有，他看到這使現在痛斥意大利戰爭政策的人們反得勢了，於是不管一切的召集解散的和預備破壞法紀的軍官與兵士，組成了一支軍隊，開進了阜姆。

意國的兩個極端黨派，現在對羅馬的政府與國會，全抱了鄙棄的態度。那許多在一九一五年上，使意國參加民主政治的大戰，因此想儘快達到革命的社會黨與工團主義者，將阜姆視作一個聖都，因爲鄧南遮在那兒，依照他自己熱烈的想象，宣佈一種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憲法：一個由美觀與誇大的言辭來促成永久狂熱的日常工作的社會。那許多反對戰爭的社會黨，他們的眼光則從意大利而移至莫斯科與蘇俄，動輒沉湎於豐富想像的意大利人，對蘇俄簡直造成了一種神話。

我們可以猜到，比較好戰的和好冒險的意人，曾經是參戰份子；和平派的熟慮與明察的領袖，被大聲的演講員推開，要求採取行動，爲了普羅革命的緣故，採取強烈的行動，不用說，那許多行動最有力的人，強烈行動最有力的人就是前時那許多要求戰爭而且參加戰爭的人了。

在代表制度的辯論，和選舉的演說的競爭上，熱慮和明察的社會黨顯然佔了優勢；可是在內戰的武力與狡滑的競爭上，則毫無束縛的講究行動的人佔了上風。當社會黨自己放棄了或是漠視了選舉制度與國會制度，在意大利的市街與廣場上，採取一種武力的鬥爭時，他們就遇到了比他們更勇敢，更殘酷，更頭腦簡單的敵人了。

#### 四

在一九一九年底舉行的選舉裏，社會黨共佔國會一百五十席數以上，另一個新黨，天主教的大眾黨，（它是和社會黨沆瀣一氣的反對戰爭的，）也得到了一百席數。兩年以後，這兩個大黨，和前時從社會黨分裂出來，以便更卑屈服從莫斯科的共黨黨人共併起來，又獲得同樣的席數，那就是說共佔一半的席數；鄧南遮與墨索里尼的信徒，和旁的國家主義的團體，在國會裏仍是渺小不足道的，因為國會裏的另一半席數，在事實上是屬於舊的憲政黨的，他們全是佐利提，薩蘭特拉，尼蒂（Nitti）和旁的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領袖的信徒。社會黨重新拿權了，於是再支持自由黨與民主黨的內閣，或是支持一種民主黨與社會黨的聯合政府。國會黨極想這樣做；職工協會的領袖也有意贊助；可是社會黨的監察部，由黨的會議裏選出作為最高機關的，在每次決定時，總是重申社會黨不能和中產階級的「改良派」發生關係，這樣可以隨時用革命的行動，來推翻中產階級暴政的制度。監察部甚至在一九二〇年十月發出命令，從選舉中得來由社會黨員負責治理的城市，必須完全排斥改進地方政府的工作，而專注在預備推翻這種制度。甚至在莫斯科的第三國際通知它的最忠實的信徒，他們必需脫離和組織他們自己的共產黨時候，社會黨的監察部仍是像共產黨一般，嚴格地遵守着突然罷工，和除非利用國會作為擾亂中產階級的工具，否則便是加以棄絕的政策。直到一九二二年秋天，當國會操縱家組織了一個新的憲政社會黨，總工會舊不承認各黨聯合的時候，國

會裏的社會黨領袖和職工協會領袖，才最後將社會黨的監察部加以屏逐。

不過在這很久以前，墨索里尼與鄧南遮的信徒，一逕在街市，鄉村，戰場與部落進行着鬥爭：那種用拳頭，武器，謀略，和煽動性的演辭與新聞的鬥爭。

在大戰結束的時候，參戰份子的革命派，還不過是一個小而孤獨的團體，正式的社會黨既完全凌駕它，中產階級也都藐視它。墨索里尼強烈地感到他的孤立，他希望在社會黨員裏面，即刻找到一個更堅固的根據地。

在大戰結束前幾個月，參戰派的革命份子，便想在職工協會的範圍裏，和正式的社會黨人挑戰。他們組織了意大利勞工同盟，來和社會黨的總工會對抗。這個同盟在意大利北部和東北部，找到了幾十萬的會員。意大利勞工同盟在鼓動罷工上，是和社會黨的總工會一般急進的，它和社會黨競高價來滿足工人的要求，譴責社會黨與雇主互相勾結；墨索里尼在他自己的報紙上，熱烈的稱贊這個勞工同盟，他援助罷工，靜坐罷工，（佔據工廠），和對工資與時間的極端要求。從工人組織的分化上，雇主們或許可以獲得一些利益。（社會黨的工聯會除外，那是一個有國民黨作後援的，有一時期曾達百萬工人的意國勞工聯會。）不過在羅沙尼（Rossani）指導下的意大利協會，現在和墨索里尼發生了密切關係的，它對社會革命的要求，就和旁的團體一般的激烈；真的，意大利協會與墨索里尼，不顧法律的第一次參加了工人的佔據工廠。

可是在兩年之內，墨索里尼一變而為魔王的愛戴者，法律與秩序的理想恢復者，而且照一個極端自由的經濟家，馬甫潘泰里阿尼（Maffeo Pantaleoni）在幾年前彈劾的一篇著名的公訴狀裏，墨索里尼還是意國波爾希維克主義的鎮壓者。

在休戰後兩年裏，正式的社會黨，不斷的宣稱他們的政策，要用

暴力來推翻政府現行的法律，然後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屆時國家法律的行政官和財產的管理人，不是堅持他們的職務，便得予以拋棄。實際上，社會黨在事實的行動，遠比它的領袖所說的要落後得多。譬如，由社會黨人負責的地方當局，他們就並不想將當地作為反對國家的堡壘，相反的他們十分想治理他們的地方。不過工農的勞工團體，的確道兒那兒的在爆發革命。在一九二〇年九月，機器工人協會佔據了倫巴底(Lombardy)和旁的地方的工廠，想促使總罷工的實現。波河(Po)流域的農民協會，幾乎在同時和小地主與自耕農衝突了起來——和大地主反沒有衝突，——因為小地主與自耕農全把自己看得是窮困的，所以不願依照農民協會與大地主訂立的工作情形的條件。在這一帶區域，社會黨的勞工協會在戰前便掌握了地方當局的行政權，而且由於他們把握了合作社的關係，商業與職業全在他們自己的政治密切統制之下。貧農與佃戶現在決心來解放自己了；那許多起來扶助意泰羅，巴爾波(Jtaio Balbo)的青年，全是墨索里尼的朋友與信徒。

在大戰終了，意國其餘地方的農民，奪起霸佔棄置的土地。在大戰時期，連保守黨薩蘭特拉都造次的聲明過，戰勝後的意大利預備將土地與附屬品，一起交給農民，這樣使前線上的每一個英雄，戰後都可以在經濟上獨立。有時由社會黨作後盾，有時則由國民黨作後盾的農民，開始霸佔土地，到了一九一九年，政府正式承認了幾處這樣的霸佔，並由銀行貸給借款。據說農民這樣非法攫奪的土地，大約有一萬畝模樣。

南逃作阜姆遠征時，墨索里尼不肯給予援助，（他爲了這件事，曾被稱爲賣國賊；並且會被譴責將款項挪作別用），可是當鄧南遮的軍隊，像挺熱心的戰士回到意大利來時，便變了墨索里尼與他信徒的同盟者，（墨索里尼的團體，現在在意大利北部與中部，都曉得是法西斯黨了，）換句話說，就是「團員」：於是參戰派和以前參加戰鬥的青年團員，組織起來援助墨索里尼和他的報紙，意大利民報。同時鄧南遮的軍隊裏，有許多兵士是有資產家庭的兒子，他們在街上，田野，和工廠裏來對抗破壞財產份子。在許多好聽的主張裏，法西斯黨人力言他們是人民的運動，是爲了工人與農民來打倒資產階級與特權階級的，可是等到他們黨員人數增多，他們發現自己開始在逐漸驅逐社會黨的領袖，將意大利北部與中部的社會黨組織加以破壞，不單是社會黨的，連天主教的大衆黨的團體，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各地的屋主與地主，從這種解放上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他們可以減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而不必擔心會有大規模組織的罷工發生了。就是工人階級，都也獲得了一些利益，因爲他們可以不必耗費工作的日子，去參加一般的或是特殊的，目的不正和毫沒效果的罷工。在這幾個年頭裏，墨索里尼和他的同僚是遠談不上愉快的。在一九二一年中，他和社會黨同意了雙方停止暴力行動的協定：不久以後，墨索里尼（他現在已是一個議員），對社會黨的職工協會——他相信這個團體現在已和共黨逐漸脫離關係，——和天主教的大衆黨，挺有禮貌的要求，爲了祖國的福利起見，提議將社會黨，國民黨，和「國家最好的青年」（他自己的黨員，）聯合成一個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徒現在羣起向他詰問，譴責他爲了自己在國會裏的野心，便把愛國運動撇置腦後了，照格朗地（G朗地）說，愛國運動的真正發祥地是在阜姆的。墨索里尼辭去了法西斯黨的執行委員，直到幾個星期以後，和格朗地和解了才回來。法西斯運動現在正式組成了一個黨了：墨索里尼表示他已經放棄了一切將法西斯黨和正式的社會黨合併的企圖。正式的社會黨員，也公然的向他表示仍舊把他當作一個賣國賊和被逐者，並且不願

墨索里尼本想將法西斯運動，當作一種願意而且接受戰爭的社會黨運動，他希望能夠分化正式的社會黨，從中輥制裏邊的幾個小團，至少可以兼併聯工協會的團體，可是他的中產階級的朋友，國民黨和反社會黨團體的朋友，全不讓他那麼做。實業家和銀行家清楚了這種勢力控制住法西斯主義以後，他們對這種運動便加以經濟的援助了。

教皇黨對法西斯黨至少也沒有對社會黨那末懷有惡感，（法西斯黨現在對於宗教，多少是尊重了）。因為後者對什麼事都喜歡公然表示他們馬克斯的見解。前輩的政治家，從薩蘭特拉到佐利提，也是預備接受法西斯黨，作為一種戰鬥的盟友，將社會黨消滅或是加以詰責，——那許多自己宣稱是民主國家的死敵的社會黨人，使每一種組織，政治的，文化的或是商業的負責主腦人物，當時陷入疑信參半，躊躇不決的地步。不過此外的自由黨與民主黨，他們還希望遲早能够將社會黨認服，和他們在國會裏作建設的合作，還有，他們至今把佐利提看作意大利的敗壞者，所以他們現在將法西斯黨人，看作是像佐利提那樣人物的工具。其餘還有天主教的大眾黨，他們在威尼西亞與旁的幾個村落裏，十分愛護他們自己的地方制度，現在也像社會黨的制度一致，變成了法西斯黨的討伐目標了。到了一九二二年六月，國會的社會黨，有了總工會的後援，最後宣佈他們應該支持一個非社會黨，或是一部分社會黨的政府，使國家恢復秩序，祇有社會黨的監察部，再三的加以不承認和痛斥。

巴度格里亞將軍，（Badoglio）軍隊裏主要人物之一，預備在五分鐘之內，便要開槍鎮壓國內法西斯黨的擾亂了。可是在宮廷裏，就像是一九一五年五月裏的日子，使用了一個強有力的壓力，來阻止國會當局發出這樣一種的命令。國王拒絕簽署胸襟狹窄的首相法克泰（Fasci）帶來的戒嚴令；薩蘭特拉預備出任內閣，並且將墨索里尼拉羅馬，（國會裏祇有幾十個議員熱心的擁護他），組織了一個內閣，

同時將他幾十萬的黑衫軍帶到羅馬來，作慶祝與示威性質的遊行，——那便是大家曉得的羅馬進軍。國會完全給他嚇住了，將整個的權力交給他。

## 五

我們已經調查了法西斯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我們已經明白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就是從社會黨分裂開來，使意國參加世界大戰，作為社會革命的革命社會黨員；我們也明白，在事實上，意國的參加戰爭，怎樣由反對國會的街上叛亂所促成。我們已經看到，在大戰以後，這許多推動和參加戰爭的革命份子怎樣和一個社會黨對峙，而這個社會黨現在完全被另一個革命團體所控制，那個團體本來早就採取叛亂的方式，來破壞參戰的，而且他們直接從莫斯科那兒接受命令。我們已經明白，社會黨怎樣漠視國會的鬥爭，引誘他們的敵人嘗試一種武力與機智的鬥爭，在這種鬥爭裏，社會黨的敵人，最後由雇主，地主和宮廷裏的有力人物的支持，達到了那種完全勝利的地步，墨索里尼竟能够將一個佈滿了他的敵人，或是他暫時的不遇狐疑的同盟者的國會，脅迫他們完全支助他所組織的政府。

幾年來，墨索里尼彷彿就祇做到了這一點，——用種脅迫的手段，達到他在國會裏的領袖地位。等到他一旦握了實權，許多人都希望，爲了他自己權力的利害關係，能够將他的黨與非法的私人軍隊，交給國家與國家的軍隊管轄。如果他的保守派同盟者希望他這樣，那末他的正在等待機會的敵人在法西斯勢力有第一次弛緩的象徵時，便可以來妨礙這種勝利。墨索里尼將他的法西斯武力，留作一種特殊的警備武力；他繼續脅迫社會黨，國民黨和其他的敵人。他這樣的幹法，當然他有失去實業家，銀行家與廷臣間接援助的危險，而他們的勢力已逕行出任首相，官廷方面對此也無如之何。墨索里尼就這樣抵達了，遠比墨索里尼直接援助者的勢力來得强大。不管首相墨索里尼採用各種各樣的脅迫方法，他的敵人，因爲大半的主要報紙在他們指揮之

下，仍舊可以明白的表示他們的意見。法西斯黨的團體，是毫說不上穩固與安全的，繼續攻擊他們的敵人，他們的敵人有時也就用匕首來報復。墨索里尼在羅馬執政了兩年以後，法西斯黨總部設計綁架一個最大胆最危險的敵人，賈珂摩·瑪托蒂。(Giacomo Matteotti)不知是蓄意如此呢，還是偶然如此，他們結果是將他處死了，——這件謀殺案激起了全意國瘋狂的憤怒。社會黨的，國民黨的和民主黨的團體，都攻擊政府已失去法律上的效力，並且拒絕出席國會。他們其實是幹了有利於墨索里尼的舉動。因為墨索里尼以緊急情勢為藉口，現在宣佈他們的黨派與組織為不合法，逼令全國的報紙改變態度，解散了律師協會，新聞記者協會與其他的職業協會，並逼令他們改變態度，同時給予小職業協會團體，(意大利工人協會的後身，在戰爭中間與戰後，一逕援助墨索里尼的)，和雇主商議工資與工作鐘點的額外權利。這樣他實際上解除了社會黨與天主教的工會，而這廣大的意國工人羣衆，從民變而至羅馬進軍直迄當時，他們全是依附着他們的黨派的。自此以後，工會，報館和其他的協會，祇有正式的法西斯黨人，可以居於領導的地位，他們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袖和國家的首相——墨索里尼。不單是墨索里尼的敵人與擁護者，全處在獨裁政治之下，(因為社會黨，國民黨與民主黨全失去了權力與地位)，就是那許多動搖的，或是想利用其他方法的法西斯黨員，和希望從援助上得到酬報的法西斯同盟者，完全消滅了。從一九二五年直到現在，墨索里尼和他的信徒，便宣稱法西斯主義就是國家；法西斯黨等於整個的意大利政治生命，法西斯的職工協會，才是真正的工作協會；法西斯的報紙才是真正的報紙。墨索里尼將自己認為是一個完全懂得意大利一切腐敗制度的人；在意國今日存在的「法西斯」這一個字，就彷彿是依照他的藥方，和他的命令所下的恢復藥劑。

墨索里尼和他的夥伴，必須這樣繼續的宣稱，他們已經承受了國家整部的遺產：一切他們沒有吸收的東西，和法西斯黨以前，一逕沒

有被毀損的東西，都認為是應該拋棄的東西。哲學，文學，詩，美術，經濟，工業與商業，依照法西斯的理論，已經由「法西斯革命」給予它們真正的意義與指示。他們對於宗教的主張，並未達到目的，他們頑強奪了一番。那兒還有牽制的問題，不過這個制度總是一路對獨裁制度退讓着，我們可以猜想，它對國家軍事領袖與社會制度，也是在避免發生接觸。

由墨索里尼發動的完成意大利的大業，使意國經營那許多心願的事情，是人類在這個生命裏所能做到的嗎？墨索里尼當然不承認人類是應該享受幸福的，他覺得那是一種過分的慾望，他相信那完全是一種海市蜃樓。他喜歡談到價值。不過價值必須由實際的成就來表現：除非我們告訴人們，他們除掉使他們的審認變得冷酷而外，旁的是永遠沒有什麼可以希望的。

不用說，法西斯的獨裁政治，對意國許多方面在逐漸適合起來了，它已經改進了國民的體質與健康，並且至少在國內的某幾部分，在生產與運輸方面，有了更精巧與更有效力的工具。獨裁政治又在一切政府較大的活動地點與時節，特別修飾了美觀壯麗的建築。無論哪一天，如果我們自己留心觀察那皇宮豪華的舞臺，這種當局的奢華，常常使觀察者加強了愉快的感覺。另一方面，在這十年中間，意大利的大部民眾，可說是被逼了更艱苦的工作着，同時物質上的酬報却更加減少了，肉和酒不用提，麵包，魚，水菓，糖圓，都比前時更少了，這種情形，就和英國工人的一般，不過直到最近，英國工人在物質幸福的享受上，已有逐漸的改進，而意國工人則還在那種狀況中。

## 六

墨索里尼是在馬克思社會主義裏長大的，他的使命當然是使田間的，工廠裏的和街市的平民，不是為了餬口，完全為了一種人權，要求——由要求者以暴力來強迫實行——一較大部份人類勞動的生產品

。後來他又想：意大利工人固然在國內已經對雇主與地主實行了鬥爭，不過他們以意國公民的立場，也應該和雇主聯合起來，對那許多支配國內原料和國外殖民地勞工與物質來源，因此可以在外匯上對意國價格作壟斷統制的更佔優勢的國內團體鬥爭；換句話說，可以使意國用工作時間較短與工作較易的出產品，來替代長時間工作與艱辛工作的出產品。在世界大戰裏，——墨索里尼自己或是和他接近的同僚會這樣辯白，他們是號召意國，起來和英法站在一起的——意大利的勞工，首先從他們的雇主與地主那兒，起來作解放強列經濟壓迫下的意國的奮鬥。可是戰爭的勝利，在事實上意國並沒有獲得原料的來源；同時南北美與澳洲在實際上的關閉，也徹底改換了，戰前的一個顯著現象，——意大利人民大規模的向外移植。

從大戰結束以後起，意國的各地政府便催促着政府改組，將各地政府管轄下的原料，供給全國之用。如果世界上的大國，能够採取一種更自由的貿易與更寬容的移民政策，意國也就不會將嚴重的經濟壓迫，歸罪於她並沒有分到土耳其帝國與德屬殖民地的一部分殘餘。有好幾年功夫墨索里尼在對內政策上，一逕是和大實業家密切合作的，（那時法西斯的合作社還沒有握到什麼有效的權力，同時舊的職工協會却正在崩潰中，所以大實業家着實沾到了不少利益）。同時墨索里尼政府又和日內瓦與旁的地方合作，——譬如一九二五年在羅迦諾——根據一種普遍的更自由的商業的理由，使歐洲政治局面安定下來。在意大利農主方面，他們祇講求對自己極有利益的事實，完全不顧墨索里尼怎樣在繼續着革命；他們以為他的著談革命，完全是爲了他過去的關係與習慣所致。同樣的，世界上幾有名的政治家，像奧斯丁，

張伯倫 (Ariston Chamberlain) 和拉姆朗麥克唐納 (Ramsay Mac Donald) 也都把墨索里尼最初十二年統治意大利的整個和平行動，與意國對國際團體在實際上合作的事實，來彌補他在承平時代繼續發表煽動性演辭的短處。下邊的是一九二七年夏天在國會發表的演辭：

「我們的空軍實力，必須擴充到將機翼連接起來，可以整個的遮蔽祖國的土地。這樣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我們在歐洲歷史上，便可以達到了一個決定點，我們那時便可以使別國諦聽我們的要求，最後使我們的權利得到承認。要預備達到這個地步，當然我們還需要好幾年的努力。」

就是當墨索里尼這樣渴望着將來能夠有什麼國家發生衝突的時候，意大利在日内瓦的主要發言人西洛佳 (Siloja) 依舊表示：「國聯會能夠持久下去；它有充分的力量；真的它還是國聯會員國家的保證，和平的主要保證。」意大利普遍的都將這個報告，（可不是墨索里尼激昂的演辭），承認作是意國外交政策的原則。

在一九三五年初，墨索里尼便冒昧的宣稱（他在一九二七年便預見到的，）決定的時間已經近了。我們從得波諾將軍的書上看到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五年前的幾年，便計畫怎樣征服阿比西尼亞了，他還預料到這件事，會引起意大利與國聯裏的強國的衝突。不過他大概相信，當他開始挑釁的時候，英法兩國都會裝聾作啞的：法國算作對意大利拋棄突尼斯要求的交換條件；英國則因爲當時要對付復興了的德國，（法國亦必同有此感），雅不欲和意國發生爭執。賴伐爾或許是將明白的理由，告訴了他，麥克唐納和約翰西門，一九三五年在斯特萊沙會議 (Stresa Conference) 的時候，也將明白的理由告訴了他。（英

國的政治家，雖則明白看到意國的軍隊，正開向阿比西尼亞的邊界，可是他們爲了極大的禮貌起見，沒有向墨索里尼提起）。

這樣墨索里尼希望兼併阿比西尼亞，作爲與英法聯合對德的代價。

可是在這件事情裏面，墨索里尼竟沒有估計到英國人民對國聯會和它的原則的重視，——這種重視逼使英法政府，起來強烈的反對意國，而意國當時却正是騎虎難下了。還有，當時意國也正在捲受着一種長時間經濟的停滯，不曾許多年來將工資極度的減低，意國依舊不

能將出口貨物的價格，提到可以和世界市場競爭的地步。從某一個觀點看來，征服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廣大公共事業的計畫，在這上邊化掉的錢，他們希望能夠得到貨幣的流通，和商業的活動。

講起來真要感謝英法的反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強逼墨索里尼走上前時不想走的路：意國和德國聯合起來，抵抗上次大戰的多數同盟國。我們可以在墨索里尼好多年來的演辭裏證明，當他到了某種程度預備援助一個軟弱的德國時，他便會想到那是援助了德國復興，如果這種復興結果是奧大利的滅亡，那對意大利便是個絕大的災難，不用說，現在意人都是那麼想的。同時備嘗了遠比意國艱苦的破壞與孤立的德國，又因為是一個大工業家的緣故，雖則在政治上，已經獲得了一種自尊心的補償，不過對於本國所缺少的原料，還是感覺得十分尖銳；德國的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組織，——在初時的法西斯運動，也稍微現出過這樣徵象，現在則竭力模倣與改善它。不用說，墨索里尼自己，和他的幾個年青一些的同志，現在能够和一個在實質上比本國強得多的國家，像夥伴那麼平等的站在一起，感到十分的滿足，十分的驕傲。當英法和意國站在一起的時候，她們從沒有將她當作一個同等地位的國家看待。不過意德兩國依舊被好幾世紀來的歷史與習俗隔開着。今日的意國愛國者，因為不滿德國反猶太的可恥論調，與積極整軍，正不知如何辦法。意大利掉跟從反公約與軸心國家外，她實在沒有那種力量，用旁的主義來創造一種新的國際秩序；英美法三國還沒有表示出什麼必須組織一個普遍計畫的活動，由這計畫，使一切有進步文化的國家，對於世界原料的要求，作真正平等的解決。

在英美法三國裏邊，現時正有幾個人，不怕威嚇不肯屈服的向這個目標前進。在意大利，定有許多人會抱了極大的同情，傾聽這種提議，或許甚至將這許多消息傳達到德國去。意大利的統治者，現時正站在就要踏上歧路的路口：煽動德國的野心與不耐，這樣胡亂的捲進一個戰爭裏去，而在這個戰爭裏，無論如何都是意國在互相仇視歐洲中所有的好影響的終結。

譯自『The World Outlook』一書

第一牠要爭取中國民族國際地位的獨立平等，使能與其優秀民族得到同樣自由發展的機會，這是對外的。  
第二牠要確保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促各民族的和平統一與團結，這是對內的。

近代民族的要求解放，是一種自然的願望，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遠慮這種願望而產生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因為是以和平與反侵略而不侵略為本質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健全發展，與任何民族都是不衝突的。

中國民族主義的本質與任務  
何適  
民族主義有兩個本質。這兩個本質，使牠從一般狹隘的和排外的民族主義區別出來。

第一是和平的本質。孫總理曾經屢次提到過中國民族崇尚和平與天性和平的這種優美道德，並且還確認要將這種道德發揚光大，中國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事實上也是如此。

第二是反侵略的本質，崇尚和平，不好打仗，並不是自甘屈伏。相反的，因為要崇尚和平，要崇尚獨立平等的和平，牠的本質是反侵略的。又因為有了真正的天性的和平的本質作保證，所以牠止於反侵略而決不致於進為侵略的。

由上述兩個本質構成的民族主義，又有什麼任務呢？

牠有兩個

# 時論選輯

華嚴

(中華日報十月二十八日專載)

我們不幸言中，江山易改，稟性難移，蔣介石依然想拖下去。但是拖得下去嗎？

拖的方法有三：日本軍隊不來，偏安，此其一；小部隊來擋得住呢，了不得，「積小勝爲大勝」，此其二；擋不住呢，走他的，「以空間換時間」，此其三。但是這三個方法便拖得下去嗎？

自從武漢放棄以來，就沒有大規模的戰爭，這是誰都知道的事實。可是對於這事實，應付的方法，却各有不同。汪先生等看出日本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中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所以認為和平運動有實現的可能。蔣介石呢，却認為正合乎他拖字的脾胃，所以從容的坐在重慶度那小朝廷的生活。然而大規模的戰爭雖沒有，小隊部的衝突，總是不能免的，日本方面的小打算，是觀個便宜，吃些點心，有時毫不費力的就到手了，有時却不免傷了指頭，縮個不迭，捏拖字訣的人，自然覺得應付裕如。如果給他拿了去呢？中國有的是地方。莊子說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所謂以空間換時間，難道不殆，然而捏拖字訣的人，那裏放在意裏，所以南昌去了，淡

，這與中國何損，却是英美法必然感覺威脅了」；汕頭丟了，索性連說一句也不屑，如同丟了一隻破鞋似的。日本方面看見這樣拿得順手，自然輕輕鬆鬆的拿個不住了。可是也有抹一鼻子灰的時候，燒了兩次的長沙，公然從指頭縫裏漏了下來。這一來，可了不得，從前還客氣的說，積小勝爲大勝，如今你若說是小勝，只怕就會被認為漢奸了，非說是大勝不可。這一場大勝，至少收復武漢，至於岳州，更是不成問題。不這樣說，就是漢奸。國內呢，不用說，連國際也同情起來了，是的，要這樣，纔能得著國際同情，請問國際同情多少錢買一斤！一隻羊和一隻狼爭鬥，那隻羊已經遍體鱗傷快要倒地了，偶然一角撞在狼的肚皮上，破了些皮，沁出些血，旁觀的人，大聲說好，這就是對於那隻羊的同情了。如果給那隻羊一束草或一些水，用着熱鬧的心情，趁風涼的語氣，說：「哪，吃下去，一直的打，不要歇氣，歇氣便不夠味了。」這就不只是同情，而且是援助了，呸！簡而言之，「以空間換時間」的話，忍心害理，不用說了；「積小勝爲大勝」的話，也只好騙騙人。中國目前所最迫切需要的，是如何收回淪陷各地，如何拯救淪陷各地的民眾，如何使主權行政獨立完整，使國家民族得到生存與自由，這些決不是拖字所能做到的。至於較為遠大的需要，是如

何脫離百年來殖民地的地位，如何與日本協力謀東亞之保

障與安全，這些更決不是拖字所能做到的，拖字的最大效用，不過偏安。中國歷史上，偏安之局，其結果必是滅亡，因為中國在地理上，在民族心理上，都是需要統一的。偏安缺乏存在性，所以結果只有滅亡。你最近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這是一個十足的小朝廷榜樣，你的結果必是孟昶。還有一層，南宋偏安，為時較長，雖然到底不免滅亡，然而一羣人參湯，確也能苟延殘喘；至於明末福王唐王桂王之偏安，其

## 和平運動之目的與手段

（中華日報十月十七日社論）

### 全面和平的目的。

我們不斷的指出：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軍事復員，社會安全，經濟恢復與繁榮，使中國為主權行政完整的獨立國家，以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現在我們不憚詞費，把這一句話分成三點來說明一下。

第一，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一，在於寢息兵戎，恢復安定。中日兩國的和平，以兩國息兵停戰為第一任務，以兩國息兵停戰為第一步驟。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高調的亡國主義者，要把日本軍隊打中國以外還不肯言和。這明明是虛偽的誇大的宣傳，其目的在打倒國民黨政府，以實現「吃砒霜來毒老虎」的蘇俄遠東外政策與陰謀。凡是中國人和平運動必要，而和平運動以息兵停戰為第一任務和第一步驟。

息兵停戰的方法雖可以由局部作起，但是我們早已不斷的指出：我們要的和，是全面的和。我們的和平運動決不以局部的息兵停戰為止境，更不會以停頓在淪陷區的政治設施為止境。這樣的止境，將使和不過支離破碎的和，使中國陷於支離破碎的境遇。我們要糾正這樣的錯誤，而向前邁進於

亡也忽然，遠不及南宋之能捱時候。為什麼呢？因為南宋遠知道勤匪，明末則流寇滿地，國命民生，斬喪太過，所以滅亡得這樣快。如今你所包庇的共匪，你所倡的流動部隊游擊戰，是與流寇一樣的，你不但拜孟昶為師，並且拜張獻忠做祖宗了。你自己不足惜，中國的國家民族，不能跟著你一拖再拖的拖下泥犁地獄去了，所以你縱然想拖下去，然而當前的局勢，以及覺悟過來的人心，斷斷乎不能容你拖下去。

第二，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二，在於徹底解決中日之間的各種問題。本來中日之間各種問題，有三種解決的方式。一個是中國全勝，不獨全勝於國境之內，並且強迫日本作城下之盟。這時候中國獲得一切而日本退讓一切。這是一個徹底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這個方式是白日的夢話，半夜的幻想。這種夢話和幻想只有共產黨和盲目的英雄主義者才說得出來，更沒有人能夠相信。一個是日本全面征服中國，這時候中日之間的一切問題也就解決了，無須和平談判，也沒有和平條約。這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便是日本的有識之士也承認其不可能。這兩樣澈底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都不可能，只有第三個方式，即中日之間以和平談判解決一切問題的方式。

這個和平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有一個基本的條件。這個基本條件就是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假如中國在和平談判之中，喪失了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中國的國民必不肯為。中國國民認為抗戰足以亡國，因此主和。中國國民如看出和平也足以亡國，必不肯和。既不能戰，又不肯和，只有陷中國與日本於兩敗俱傷的境遇，至少也要重演下莊子

的老話，「小者死，大者傷。」因之，我們要向中日兩國有識者指出，中日和平的取得，以中國主權行政的獨立與完整爲基本條件。

這個和平解決中日問題的方式，又有一個基本的癥結。這個基本癥結就在於中日經濟合作的具體方法。中國政治的基礎在於經濟，兩國之間的問題的基點也在於經濟，假如中國不能保持獨立的經濟行政，假如中國不能自力更生於經濟的領域，則和平等於空談，而民族趨於死滅。中國國民深知戰敗國不能不忍受苛酷的條款，惟須這條件不至於連根拔倒，並非一棒打殺復興的機能。同時日本的有識者也深知中日經濟共存的必要，不以戰勝國自居，以榨取中國使其不能自存。兩國之間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在理論上已不成問題。問題乃在於具體方案的確立，與具體事實的糾正。

由於上述兩點，我們可以知道和平運動任務的重大，工作繁難。我們已經說過，戰難和亦不易。我們甚至於可以说，戰難和更難。

第三，和平運動的目的之三，在於以中日兩國共存爲基點以奠定東亞永久和平。東亞永久和平是東亞兩大民族的理想。在日本，提出「東亞新秩序」的名詞。在中國，提出「大亞洲主義」的理論。這些都是以東亞永久和平如何取得爲問題，而尋求解答。但是，中國現在是外則敗亡之餘，內則共禍未息。中國當前的要求，並沒有這樣的遠大。中國的國民急切的要求，在中國最低限度的獨立與自主。中國的獨立自主取得以後，才有分擔東亞和平的責任的地位。

和平運動的目的是這樣的切實，這樣的艱辛，這樣的遼遠。在和平運動目的到達的途中，決無有苟安的隙地，也決沒有止息的階梯。或者有人以為我們的和平運動的在於成立中央政府。或者認定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

成立中央政府。或者認定中央政府的成立是和平運動中途的一個止息的階梯，一個苟安的隙地。我們要鄭重的告訴他們，這種認識是錯誤的。

我們要鄭重指出，國民政府的改組與還都，不過是和平運動的一手段，一方法。爲了和平運動的開展，這個手段與方法是必須使用的。但是，我們要指出：如果國民政府的改組與還都，不能有益於和平運動。我們決不肯爲。我們很簡捷了當的喚起國人的注意，我們的主張是「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爲達到全面和平的目的，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恢復中國國民黨。爲達到全面和平的目的，我們要本於三民主義的精神，嚴守中國國民黨的法統，而改組國民政府。在這裏我們不憚重複，列舉下面的兩點，加以嚴正的說明：

第一，組府不是最高的目標。組府乃是和平運動促進的一個手段的方法。我們在國破家亡的今日，要我們以和平運動來恢復中國的社會安定，經濟復興，與國家的獨立，民族生存的存。在我們的心目之中，那裏會有一點一滴一絲一毫權位思想？再明白一點說：組府只是爲了復國。國沒有復，政府又從何有權？所以我們堅認組府不是最高的目標。我們要懷抱並堅定我們在野的精神。

第二，組府不是最後的階段。很明白的，組府還京以前，要準備人事的條件，要充實實力的基礎，要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在組府還都以後，更有和平的恢復，國交的調整，經濟問題的解決，各種各樣的重大任務，千頭萬緒的艱難事業。政府成立，當然不是最後的止境。如認定組府是最後的止境，則和平運動必隨政府成立而死滅。隨和平運動的死滅，我們的主張就死滅了。所以我們堅認組府是最後的止境，尤其不是和平運動的止境。



##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三日)

國內

重慶宣傳和平，如同高調抗戰是一樣，高調抗戰兩年來的結果，

是戰既不能，停戰又不可，宣傳和平的結果也是一樣，一般人想和，當政者却無力獲致和平。

這種原因很簡單，一是主政者缺乏誠意，沒有魄力，一是沒有獨立自主的精神，處處受國際的擺佈。抗戰依賴國際，言和早也依賴國際。調整英日邦交的會議，行將重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到了重慶，一時英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傳言充滿字內，這時候是有可能的。因為正

當日蘇聯蒙罕停戰協定簽訂以後，蘇聯還正利用日本肯與蘇聯訂交的機會向日本作更進一步的接近，定立類似德蘇同盟式的日蘇同盟。消息傳來，日蘇邦交的根本轉變，尙非一蹴可致，重慶言和的宣傳又變為長期抗戰了。這證明什麼呢？證明蘇聯乘人之危，干涉我們的內政。中國對日本的和平或戰爭，是有關中國生死的切確利害，應當由中國自身來決定，中國利於戰則戰，利於和則和，為中國的友邦者只能在中國按照自身利害決定的事件上有所幫助，這才算得是友邦對友邦的行動。蘇聯便不如此，它以中國對日的和戰當作自身的外交手段，以別國的犧牲換取本國的安全。如果中國對日作戰，與蘇聯有利，蘇聯則鼓動中國作戰，如果中國與日本言和，對蘇聯無利，蘇聯則阻止中國言和。九一八以後日蘇關係一直站在對立的地位，蘇聯無力對抗日本，感受日本的威脅，它便時時鼓動中國從事於抗日的戰爭，這時候受蘇聯指使的所謂「中國共產黨以不即抗日為國民政府的罪狀。蘇聯在中日戰爭未起之前，一方面向日本獻媚討

好，一方面以援助中國抗戰促成中國對日本的戰爭。中日戰爭既起，日本無力再對蘇聯，蘇聯才敢於說一兩句大話了。但是對中國的援助，始終是宣傳，不是事實。及至德蘇關係好轉，蘇聯想與日本成立關係，對於中國抗戰的鼓動，及阻撓中國議和的力量，不復若前此之大。所以這時有重慶的和平宣傳。日蘇停戰協定締結後，進一步的發展尚未到來，蘇聯還有利用中國抗戰以與日本妥協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反對言和的言論也就發出了。很明顯的，蘇聯正利用中國的和戰作對日妥協的本義，在蘇聯對日本的關係沒有明朗以前，中國戰，它也不幫助，中國和，它也不肯讓中日順利的和下去。

國民黨到底有些為國為民的志士，重慶政府中更不乏厭戰望和的識者，一般民眾更是希望和平。共產黨只為蘇聯的利害反對中國言和，於是一般望和者便不能不與共產黨衝突，這即是最近重慶國共衝突的由來。據傳重慶國共的衝突，日益劇烈，共產黨在重慶的重要份子已離渝赴陝北。又傳重慶曾派邵力子張羣赴陝北磋商，沒有結果而返。邵張返回重慶以後，國民黨的一些中堅份子不滿意共產黨的猖狂，據說現在正以戴傳賢陳果夫為中心，組成反共的聯合，國共的由暗鬥變為明爭之期行將不遠。但願重慶的有識者能站在中國國家民族的立場上，由反共而更進一步剷除所有的一切和平障礙，使中日的全面和平得早日實現。不再讓獨裁者浪戰玩和了。

傳說中的新中央政府，仍在準備中。致力和平運動者總期望重慶的當政者，早日覺悟，勿戰言和，為國家民族多留一點元氣。如重慶的當政者真不悔禍，致力和平運動者當然不能坐視國家的滅亡，也只有挺身而起作改組國民政府的活動。日本的對華外交仍是以輔助中國新中央政府的產生為國策，他們當然希望新中央政府早日成立。在我

們看來，主持中日和平的政府，成立的早晚都沒什麼關係，但看中日言和的條件如何。如條件不能達到保全領土主權完整獨立的目的，中央政府再成立的早，有什麼用處？主和是一種革命行動，革命者但知爲國家爲民族作打算，不會爲自己作打算的。

歐洲戰爭由疏落的炮擊，變成停戰了。德外長理賓特洛夫將戰爭的責任委託

英國身上，英國外長哈里法克民便反唇相擊，他於二十六日在下院演說：「里氏演辭主旨，爲造成戰爭者乃英國而非德國，此說之虛僞爲世人所共曉，蓋任何國政府會竭力冀避免戰爭，且不怕重大犧牲以保和平者，殆未有如英政府者也。」德國罵英國，英國還罵之，戰爭仍存那裏相持着不打。據說交戰雙方正準備更大規模的戰爭，德國要在海空聯合的力量，進攻英國，還傳說要在北海一帶向英國進攻。以現在英德海軍力量的懸殊，德國以海軍攻英國恐怕難能，以空軍攻英國較爲可靠。所以報上又載德國已調集飛機數千架準備向英國大舉進攻，英國爲防患未然，正計劃佈置空中魚雷，以阻止德國的襲擊。無論雙方的宣傳如何，大戰是沒有的，和平也非其時。

義大利於本月三十一日改組內閣，是莫索里尼當政來最大的一次變動。除莫索里尼首相及所兼海陸空三部外，下剩的只有外長齊亞諾沒有變動，其餘各部長均被更動，參謀長與法西斯黨的祕書長也均是人。義內閣這次改組，各國的觀感不同，法國認為義大利的親德派失勢，今後的義國對德國要嚴格的保持其政治獨立。英國也認為義大利的親德者業已去職，今後的義大利有傾向於完全獨立之可能。德國對於義內閣的改組不無惶惑，但是仍認為德義的關係是不變的。以實際情況論，義大利也不會驟然更張對德的關係，義大利正以聯德向英法要價不，同時亦與英法若即若離，對德國擺架子。莫索里尼對英法德

均不即不離正是獲致漁利的好手段，他不肯得罪希特勒，但也不願德國過於擴展。義內閣改組以後，須要看英法賄賂之厚薄才能定義大利的外交趨向。

蘇聯最高會議於三十一日在莫斯科開會，最滑稽的是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起立，爲工農紅軍因解放烏克蘭及白俄羅斯西部人民脫出資本主義奴役，在前波蘭領土內戰死之戰士致敬禮。他們向戰死者致敬的時候，曾一念及戰死者係爲解放他人而死呢？還是爲侵略別國而死呢？這一屆大會的議程如下：（一）報告政府外交政策，（二）西烏克蘭國民大會代表委員團發宣言，（三）西白俄羅斯國民大會代表委員團發宣言。最拿手的戲當然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的報告了。莫洛托夫的演詞，獲得滿堂彩聲，報告畢不經討論即付表決。莫洛托夫的報告除詳述二月來國際局勢的變動外，即是談揚德蘇邦交的轉變。他說：「蘇聯之國際地位，指出一貫推行之和平外交政策已使其更增強大鞏固，蘇德邦交茲已增進睦誼切實合作及政治上支持德國和平努力之路線發展。」他對日蘇的關係則說：「關於蘇日關係，最近已有進步，此種關係之改進，自蒙滿邊區衝突解決後，即已有徵兆……此外，蘇日貿易談判之可能性亦已成立，因此，吾人可謂蘇日關係之改進業已開始，至於此種傾向是否將有高速度之發展，則猶未可逆料。」此外他更反對美國取消禁運軍火的辦法，認爲取消禁運軍火，將使戰爭擴大。莫洛托夫對於當前的歐戰，則表示中立態度，英法對之頗喜，德國聞之不免失望，希特勒要提防爲

擾攘多日的美國中立法修改問題，美國參議院已於二十七日以六十三票對三十票之大多數，通過畢德曼中立法案，同時亦已六十七票對二十二票之大多數通過廢止軍火禁令。新通過中立法的要點，為取稍禁運軍火條款，美國商船不得與各戰國往來，交戰國向美國購買軍火須現款自運，美國人民不得捐助交戰國，交戰國不得利用美國港口，總統可隨時禁止美軍與美輪赴戰區。此新中立法將於衆議院通過後即可施行。施行後，英法將蒙受大利，因海上交通均已為英法所統制，日本正向英美進行調整外交關係的談話。倫敦傳說英日談判行將